



## 麻将姻缘

□ 朱玲

我的婆婆今年八十有二,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病症近四十年,每天早晚注射两次胰岛素。然就这么一个毫耄多病之人,却眼不花、背不驼,面色红润,神采奕奕,观之似七十如许。

奥秘在哪里呢?说来有点玄乎,奥秘就在麻将上。虽说麻将的风评口碑不甚佳,什么玩物丧志、荒时废业、家人反目、情感破裂等等,不一而足,但它确是我婆婆妥妥的吉祥物,在婆婆的人生十字路口重大事项决策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婆婆出生富裕家庭,是高邮临泽镇上有名的何家大楼的大小姐,从小耳濡目染麻将的独特魅力,养成了酷爱搓麻的习性。后来家道中落,只身来到高邮卫校学医。年轻时的婆婆伶俐活泼、聪慧好学,数学、物理、化学成绩均在班上名列前茅。

婆婆的芳名引发了同为校友的公公的爱慕之情。然而此时的公公是个上溯十代都是农民的穷小子,家里兄弟又多,家境十分贫寒,一个十足的乡下土包子。更要命的是公公还木讷、愚钝,成绩差,多门功课挂红。但是公公有一股锲而不舍的固执劲,只要认准的事就拼命地钻。他经过调查走访知道婆婆喜欢打麻将,有爱好就是攻城的云梯。于是,公公从朋友处死乞白赖地借得一副陈陋的竹制麻将,约三条“腿”陪婆婆打牌。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公公怯怯地将婆婆从集体宿舍叫出来:“我约了两个人打麻将,还少一条‘腿’,你会玩吗?一起玩玩。”一下子点中了婆婆的死穴,当公公捕捉到婆婆眼中的火花那一闪,他心中暗叫,这事成了。于是,隔一段时间,公公就约婆婆出来打麻将,让婆婆在繁重的学习期间舒缓了精神压力,使得婆婆的各科成绩永霸班上前三的位置。

公公自然是不会打麻将的,穷人家的孩子有口热饭热汤喝就不错了,哪能奢望打什么麻将呢。他就这样默默地站在婆婆的身后,端茶递水。起初,婆婆对这个稀松平常、毫无亮点的校友不屑一顾,但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架不住公公的执着,婆婆从七斜着公公到情意绵绵地注视,再到甘愿为他洗手做羹汤、做他贤淑温良的妻,这里面包含了公公多少超人的大智慧啊。

婆婆脾气火爆,加上工作十分繁忙,回到家里就如爆竹一样一点就炸,而公公却是一个慢条斯理地为人把脉的老中医,面对爆炭一样的婆婆,他将中医的太极功夫运用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是公公战无不胜的法宝。

看到脸色不对的婆婆,公公连忙抢下她手中洗着的菜,将她扶进屋内,轻轻地说:“这些粗活哪是你干的,让我这个老农来,你这双手是拿手术刀的。”说得婆婆睇

眼一笑。公公接着说:“午饭后去四子家打牌,人我已替你约下了。”婆婆已是嫣然一笑百花迟,尽显小女人的情态。公公趁热打铁:“昨天看的那所房子我看还是不错的,不如就订下吧。”婆婆哪还有心思问这等俗事,早把昨天跟公公争得面红耳赤的买房大事丢到爪哇国去了,她现在一门心思在麻将上,张罗着早点吃饭去围城呢。

公公就是用这等手段实际拿下了家里的最高财政大权。有时婆婆与邻人偶有琐事纷争,公公都是用这种法子息事宁人,百试不爽。没办法,麻将婆婆的至爱,更是婆婆的软肋。

婆婆对麻将的爱超越了一切。我第一次去她家,聊了没几句,她就问我,会打麻将吗?我莫名其妙地说,有点会。她高兴地地点头,随即拉开桌椅,摆开场子。我只得硬着头皮,入乡随俗。

那时还没有麻将机呢,都是人手洗牌。只见婆婆甫一坐定,伸出她那双拿手术刀的纤纤素手,十分灵巧、麻利地将几十张牌瞬间摆成一道长城,尔后双手合握住两粒骰子,在胸前上下左右前后摇晃出数道优美的曲线,乍然手一松,骰子在方城内蹦蹦跳跳停住,张眼数点数、破城抓牌,理好牌,婆婆翘起漂亮的兰花指拈出一张牌,口中念道:“一饼。”整套动作妙曼、娴熟、一气呵成,令我这个麻将小白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在六十年的共同生活中,依靠麻将,公公不知不觉中攻城拔寨,婆婆不知不觉中退避三舍,最后婆婆没处退了,什么也没有了,但她拥有了比一般人多得多的快乐,使自己不靠任何化妆品而长久葆有年轻态。

## 一城秋韵一抹红

□ 赵爱民

高邮,这座古老而恬静的小城,仿佛是古驿道上一枚沉静的棋子,静默地藏在岁月的尘埃中,沧桑的时光将它打磨得光华暗淡,却仍散发着独特的韵味。

东后街,便是这幅画卷中的一处旧梦。清晨,青灰色的石板路上洒满了斑驳的阳光,阳光透过古老建筑的窗棂,恰似丝丝金线洒落下来,温暖却不刺眼。沿街小铺,油条豆浆葱花面,还有悠悠的董糖香气。那糖香被阳光染上了温柔的色调,入口细腻绵软,仿佛能瞬间将人拉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高邮人说话就如董糖一样软糯绵甜:“破布烂棉花换糖了。”这里处处都是糖,因为高邮一直都是甜的。

北海影剧院,是这座小城岁月流转中一份难以忘怀的记忆。每天,总有一群人带着一丝期待和激动,涌进那扇稍显破旧的门。即便票价仅需五六毛钱,依然能带我们穿越梦幻的爱情、迷离的悬疑或壮丽的英雄史诗。剧场内,破旧的木椅在每一次坐下时都会发出轻微的吱呀声;银幕上,光影交错,留下了一代代高邮人共同的欢笑与泪水。

若想寻得内心的宁静,三角咖啡屋便是理想的去处。那座不起眼的小楼,坐落在街头的一角,咖啡屋内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气与爵士乐的低吟,混合成一种奇妙的氛围。翻开一本旧书,手指轻轻滑过泛黄的纸张,仿佛触碰到岁月的痕迹。那清雅的桌花随着微风轻轻摇曳,时间仿佛在此处流动得格外缓慢,所有的纷扰、忧虑与不安都被这一刻的静谧所柔化,消融在这杯香浓的咖啡与悠扬的音乐中。

运河才是高邮最深邃的灵魂,它见证了无数变迁与沧桑。每到夜晚,月光洒在水面,银白色的光辉铺展开来,犹如洒在宣纸上的墨迹,柔和、细腻又宁静。柳树的枝条低垂,微风拂过,带来沙沙的声音,像是心灵深处的一段低吟。水上偶尔会划过一只小小的渡船,船身无声,轻轻滑动。船上的老人早已熟悉这条河流的每一寸水面,他驾驶着小船,悄悄地从远方驶来,又带着无言的思绪,驶向更远的地方。那一刹那,仿佛能与水面、月光、风声融为一体,成为水乡最静谧的一部分。

珠湖的傍晚,湖面上泛起柔和的光,夕阳的余晖染上堤岸两侧的草木,整个湖面犹如一幅被轻柔晕染的水墨画。几只木船缓缓驶过,船桨在水面上轻轻拍打,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空旷而幽远。岸边的石堤,蜿蜒伸向远方,在月光下投射出黝黑的阴影。我们曾在这里席地而坐,望着湖光,望着帆影,心中的思绪如同水面上的倒影,轻轻荡漾。

双塔,是高邮的象征,是小城灵魂的守护者。净土寺塔与镇国寺塔遥遥相望,彼此依存,俯视着小城的变迁。每次站在塔下,抬头仰望那古老的砖瓦,都会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塔下的青砖早已被风霜洗净,表面光滑如镜,却仍然能听到无数故事的低语,从而能感受到高邮人民的坚韧与深情。每一片砖瓦,每一块石刻,都是这座小城文化与历史的见证。

当然,来到高邮,怎能不尝一尝珠湖酒家的家常美味?那桌上简单却丰盛的菜肴,常常令人食指大动。二十元便能尝到一桌令人心满意足的传统家常菜:蒲包肉酥软鲜香,糖醋鱼酸甜开胃,红烧狮子头肥瘦相间……老板脸上那温暖、真诚的笑容,如同这座城市的温情,融入每一份食材每一道菜肴,仿佛是将高邮的所有善意与温柔注入其中。

在那些日复一日的记忆片段里,总有一个身影,偶尔闪现。她穿着一袭红衣,笑容像月光一样温柔。她的背影,渐渐融入运河两岸的柳影之间。那些青春的岁月早已远去,但溜冰场上闪烁的灯光,运河畔清凉的夜色,东后街上弥漫的糖香,依旧如昨日般清晰。

高邮,这座小城,正如一幅秋天的画卷,古老而鲜活,温柔而热烈。它的街巷,它的运河,它的双塔,它的帆影,像是一曲悠长的歌,它们是小城不老的故事。而她,那一抹红色,是高邮最动人的光辉之一,永远与这座小城的秋色相伴,令人永生难忘。

我的家乡董潭村乃千年古村,在县城东北,地处高邮、宝应、兴化三县交界,庄子四面皆水,仅北面一座桥与外界相连,东南西三面是万亩的芦荡。秋末冬初,芦花开了,远远望去,芦苇上好像盖了一层厚厚的雪。风一吹,芦絮纷飞,庄子笼罩在柔软的芦花里,呈现出“霜落大湖浅,芦荡花飞雪”的美景。

春初水暖,河滩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母亲带我们挖芦芽,回来剥掉外层,是一个嫩茎,呈竹节状。母亲做芦芽炒鸡蛋,只放点盐,鲜得不得了。在春雨的滋润下,芦苇欢快地往上窜,河滩很快就变绿了。

芦苇和蒲是长在一起的。端午节,我们打回芦苇叶和蒲,母亲为我们包裹香甜的粽子。门上插上蒲与艾,也在蚊帐里悬挂,在神龛里摆放。节日的气氛顿时浓烈起来。

夏天,芦苇翠绿一片,形成浩瀚的芦花荡,是儿时的乐土。我们这些淘气的小伙

## 芦荡花飞雪

□ 戴顺星

伴,在芦花荡里捉迷藏、摸鱼虾、掏鸟蛋、吹芦哨、玩打仗……大雁、白鹭、野鸭、鹧鸪、鹭鸶等都来这里安家。惊起一滩白鹭,从身边飞过,一声清脆的鸣唱,在芦荡里回荡。芦苇间虎头鲨、胡子鲶、红鲤鱼、昂刺鱼、草鱼、刀子鱼、螃蟹、虾等应有尽有。我们把芦苇叶叠成小小的船,放在河面上,让它随着河水轻轻地飘向远方。

万亩芦荡,曾是杀敌的好战场。1943年5月,粟裕将军主持召开的高邮县政府第一届行政扩大会议在董潭一家公产大瓦房里召开。董潭村设过兵工厂和被服厂,成为战争供应品的生产基地。抗日军民打闷水草坝头,筑穿荡土公路,建民兵基干

队,有抬担架的,有为新四军做军鞋的,有掩护干部脱险的,有冒死侦察送情报的,有为前方送物资的……涌现出许多抗日英雄。躺在芦席上纳凉,听爷爷讲打鬼子的故事,英雄的名字在我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

母亲把芦苇收割晒干后,农闲时用来打箔子。打箔子首先要选差不多大小的芦苇选出,捆得整整齐齐的,等用的时候搬一捆放在打箔机旁,再用细麻绳将一根根芦苇编成箔子。箔子可用于屋顶的里衬,晒萝卜干、馒头年糕、霉干菜、围菜园,养蚕。一到冬天,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打箔子,送到草站卖了补贴家用。家里的物件与芦苇相联的还有筐、芦笆、摺子、簸箕、斗篷等。

傍晚,芦花沐浴在夕阳的余晖里,显出淡淡的金黄,如油画一般。水面有霞光映照,岸上芦花飘摇。晚霞铺在芦丛中,银光闪闪,如浪花一样翻滚着。芦花随着晚霞的色彩变化,涌动出一片绚烂的绸缎。

温也高些,大人居多。里面水池中间有个大锅,大锅上铺着木栅栏,水温最高,怕烫的不敢靠近,但今天连木栅栏上也坐满了人。我们几个孩子爬进口边的水池中,池中的水非常浑浊,水面漂浮着灰蓝色的肥皂沫和人们搓下的泥垢,只听大人们说:“烧过的熟水没事,水净水净,再脏的水也能洗出白萝卜。”

孩子们坐在水中非常兴奋,嬉戏打闹着。大人们在聊天,浴室空间小,发出“嗡嗡隆隆”的声音。泡了半个多小时,妈妈帮我搓掉脖子上的“领圈”、膀弯子和膝盖上的“黑护膝”,我们就这样从头到脚在这浑水中洗了个遍。

孩子们洗完,换上干净衣服,小脸白里透红,像熟透的苹果一般;一阵凉风吹来,散发着肥皂的清香,浑身轻飘飘的,整个人神清气爽。

年前洗澡,洗掉了身上的尘埃和烦恼,人们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年的到来。

## 洗澡过年的旧时光

□ 周宏萍

包,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拉着我去和邻居大妈会合,半道上我们还碰到几个拖儿带女的大人,大家大步流星地向澡堂走去。

一进澡堂大门,见里面已经人挤人,妈妈叹息说:“唉,还是来迟了。”边说边把我从空中往里拖。进了二道门就是穿衣间,四周的水泥台上已放满了衣服。妈妈把墙角的衣服往里紧了紧,把脱下的衣服塞了进去。

推开第三道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昏暗的灯光加上水雾,看不见人脸。我一手拉着妈妈一手扶着墙向池子靠拢,定下神来慢慢才看清有三个水池,水池里边、四周都坐满了人。口边的水池水最浅,水温也最低,适合孩子们洗。中间池水位高点,水

母亲70岁那年摔了一跤,伤痛把她折磨得不能下床。偶尔下床,也需要一张单人高凳做支撑,她两手扶着凳,上半身近乎趴在凳上,靠一条已经萎缩的腿在“走路”,另一条“伤腿”只能拖在地上。过门坎时,还要用一只手拎起“伤腿”的裤管才能跨过去。每挪一步,都颤颤巍巍,大口喘气,忍受着钻心的疼痛。

看着母亲那艰难的样子,我心里酸酸的。尤其到了冬天,天气冷,下床要穿许多衣服,她干脆就窝在床上,连走出来晒晒太阳的自由都被剥夺了。这天,金色的阳光洒满小院,我放下手头的事,准备抱母亲出去晒太阳,可她

## 抱母亲晒太阳

□ 陶鸿江

老人家就是不同意,说:“我这么大个人,要儿子抱去晒太阳,还被人家笑煞呢!”我妻子也在一旁做工作,母亲还是不肯。我就和妻子暗地商量:“你先骗老娘穿上衣服,就说扶她慢慢下床,搀她出去晒太阳。”母亲拗不过,就同意了。

母亲穿好衣服正准备下床,妻子向我使了

一个眼色。我急忙跑到床边,右手托住母亲的右背,左手托起母亲的左腿,猛然用力抱起母亲。妻子也快速拉起母亲的右手放在我的左肩上,我疾步跑向门外……

毫无防备的母亲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蒙了,连忙对我说:“快放下,快放下!我重呢,还要把你抱伤了呢!”

阳光下,我搂着母亲,惬意地享受着太阳带给我们的温暖。母亲微眯着眼,竹枝似的手指紧紧地扣着我的手指,生怕我离开。看着母亲微露的笑容,我轻声问道:“感觉怎么样啊?”她满足地说:“像泡在温水里,真好。”

## 阳春面(外一首)

□ 朱桂明

如丝如缕  
在水中翻腾  
演绎着生活的热烈  
数代人以一种独特的技艺  
不经意间用一碗面条  
牵扯着一串串乡愁

馄饨

一碗热汤  
薄皮紧裹  
勾勒出饱满的心房  
瓷勺轻挑  
每一口都是旧梦  
还很牵肠